

◇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

生于1875年的齐如山幼年有机会出入皇宫，略知内部运作。据他描述，清宫内务府很有油水，若遇上宫中有婚丧嫁娶之类大事，更是大家都发财的好机会。

齐如山有一同乡，姓郭，在一位内务府大臣家中教书。光绪大婚的时候，郭先生的一帮老乡找到他，希望能谋点小事赚钱。这帮老乡当时都在刺绣局子里做绣工。

郭先生很少有机会见到东家，就跟门房里的管家说了这事，管家替他向内务府大臣做了汇报。该大臣点头同意，并告诉管家，你去跟老夫子说，他既然认识绣工，当然可以揽点刺绣的活儿。但一切刺绣的工作，都归苏杭等处的织造官，如今只有零碎小活儿可以给他，便是洞房的门帘。洞房门帘大家都看得见，因此必须绣好，不怕花钱。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绣工才行。门帘的缎子，可以直接到府库里去领。

郭先生一一从命。买了最好的材料，找来最好的绣工，绣完以后把产品交上去，上头表示满意，让他们开账，并特意嘱咐郭先生说，可以多开一点。

檐上漫步的鸟，是乡间的绅士。

鸟落檐上，比如喜鹊，开叉的燕尾，很有那种风格，喜鹊登枝，很多人喜欢，寓意吉祥。此枝，多半是梅枝，梅在室外、户外、园外，对于一户家庭不那么精准。吉祥和幸福的归属感来得不强，喜鹊登檐就不同了，落在谁家屋檐上，好似一朵祥云笼罩，自然是“众望所归”。又如，黄鹂，这种鸟似乎很少落在谁家屋檐上，若落，金色的一团，那势必也有富贵感，定然也十分讨喜。

在檐上漫步的鸟，而非寄居在檐下。有一种来去匆匆的意思，寄居在檐下的鸟，比如麻雀，是半寄人篱下，庇护风雨，太家常了。又如燕子，索性躲到你家房子的二梁上，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全与你一起，俨然家人，家常到不能再家常，就差开口说话了。

檐上漫步的鸟，与人有一定的疏离感。距离产生美，鸟在屋檐上停停落落，在院落的上方掀起一场小型的旋风，能够给静谧的院落带来些许的惊喜。尤其是那种羽毛华丽的鸟，身着五彩羽，像是披着一身华丽的缎子，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浩瀚黄沙中藏着两处见证人类征服“死亡之海”的印记：一条静卧沙海的钢板跑道，一支曾经穿越沙漠的“沙漠铁驼”车队，它们一静一动，共同镌刻着石油人征服自然的决心。

钢板跑道是供飞机在大沙漠起飞和降落行驶的临时跑道。跑道由一万多块预制钢板组成，长一公里、宽四十米，其上布满一个个镂空的圆形图案。若不是提前知道这是跑道，在浩瀚的大沙漠里，这更像一件艺术品。

沙子从镂空的圆心中露出来，像是沙漠里绽放的圆形花，花瓣间漏下的沙粒，又为这“花”缀上了细碎的金粉，静卧在时间深处。三十多年过去了，跑道并无锈迹，风沙拂去岁月的划痕，熠熠有光。如今跑道已不再起降飞机，但每当风沙掠过镂空的圆孔，仍会发出轻微的嗡鸣，像是在诉说当年飞机引擎的轰鸣声。

回溯它的诞生，背后藏着石油人攻坚克难的迫切需求。20世纪沙漠勘探初期，钻井设备的运输堪称步步维艰。运送设备的车辆在松软的沙地上

清朝拿回扣的采购员

这件门帘成本价是五十多两银子，在那时已算是很铺张了。大家开会商量了一下，开出了五百两的账目。把账单送到门房，管家一看说太少了，再改。大家说，是得多开点，因为门房也得要一份。遂开了一千两。门房把账单呈上去，内务府大臣说，步子要大一些，再多开点嘛！于是大家壮着胆子开出了五千两的账目。这个数目未免太大，绣工们都等着看大臣给减到什么程度，谁知大臣提笔改成了两万五千两。

到库里如数领到这笔钱，内务府大臣独得两万两。门房管家分得一千两，郭先生分得三千两，所有绣工得到一千两。

当时的读书人，教一辈子书也挣不到一千两银子，而郭先生凭着一件门帘便活了三辈子。绣工们的一千两虽只是九牛一毛，但也算是暴利。

京城中的各类工程基本也都是这

种情况。看上去制度很完善，流程一步都不能落下。首先要先派勘估大臣调查。勘估大臣带着不同级别的随员，前呼后拥地来了，结果自然是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修建；朝廷接到申报表，派出承修大臣修造，同时派出监督委员进行审核。但是，采买木料必须去承修大臣指定的木厂，价格也由承修大臣敲定。漏洞出来了，因为采买价格不是市场价格。木场卖出十块钱的木头，承修大臣得三块，监督得一块，勘估大臣得一块，其随员得半块，两位大臣的衙门书吏合得一块，经手者又得一块，木厂实际只得两块半。由于领款程序繁琐，每次只能从户部领出一部分，一个工程需分期分批一年时间付清，除去中间损耗，木厂实际得了两块钱。这样，木厂要想不赔钱，两块钱的木头至少定价到十块。何况，他们还必须小小地赚一点呢！光绪年间，皇帝要到天津检阅部队，建造了若干临时营房，报销一百六十万两白银，李莲英一人独得七十万两。这样的成本，商家能不上调价格吗？人人都说商人黑，殊不知商人只是替官人背了个大黑锅。

檐鸟漫步

是从彩虹上扯下来的那种，有一些立虹于檐的俏皮感。或是鸟本身的造型比较奇特，戴胜鸟，头顶着一把扇子，羽扇纶巾，一下子占全了。让人想起孔明或周瑜。有一种名叫蜡嘴子的鸟，大嘴吃四方，嘴巴大到在屋檐上啄食时，锵然有声，那感觉很奇特。

屋檐上那方领地，在吾乡，可是神秘的所在。星星点点的青苔住在那里，偶尔落户在瓦缝里的草籽也可能在那里安营扎寨，精美的瓦当（即使没有写有“长乐未央”等字样）在上面提纲挈领，还有一些神兽：龙、凤、狮子、海马、天马、狎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当然，这并非平民的屋顶了，平民的屋顶能见到龙鱼就是不错了。最常见的要数姜太公，高坐在屋脊上，吾乡盛传，姜太公封神，一众仙班都封了神，竟然没有给自己留一个位置，真不愧大公无私，最后，姜太公只能坐在屋

脊上。吾乡，屋脊上常有砖雕的姜太公像，下面还有文字：姜太公在此，诸神退避。一时间看到，顿生敬佩。

落了雨，鸟在屋檐上弹跃而起，那感觉，像是航母在甲板上起飞。雨点啪啪落下来，在鱼鳞小瓦上，好似降临了枪林弹雨，屋檐上一场小型沦陷，一切都是被美俘获。若是雨点足够大，檐下成雨瀑，那就是一条条美的河流。

乡间多高大的树木，秋日里，落叶在屋檐上聚集。木叶特有的干爽和秋雨之后的腐败气息，嗅起来，很具乡村感。鸟在落叶间寻觅虫子的足迹，这时候，鸟常在屋檐上踱步，时而低头，你以为它是在沉思，其实是在觅食。站得高了，举手投足竟然都是魅力，恍惚之间，给人以美的错觉感，鸟儿乐此不疲，也甘之如飴。

北风劲吹之时，亦有鸟在檐上停栖。不时会把一些雪块踩到滚落下来，噗噗噗，雪飒飒而落，在人的眼前经过一两簇白亮亮的抛物线。

对于一座乡村的秘密，又有谁比檐上的鸟知道的多呢？

◇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



李丹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芳草未歇》《草木恩典》《胃知的乡愁》等28部，文章散见于《散文》《散文选刊》《青年文学》《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作家文摘》等刊物。著有《寄秋书》《风从域外来》。

钢板跑道和沙漠铁驼

寸步难行，单趟运输就要耗费近十天时间。随着油气勘探发现向沙漠腹地推进，人员倒班、生活物资补给的难题愈发突出；若继续依赖汽车运输，速度远不能满足现场需求，影响勘探进度。此时，空运成了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选择，修建一条临时机场跑道，也随之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关于跑道建设方案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空军曾从苏联引进过一种二战时期的钢板跑道，这种跑道不仅铺装速度快，后期养护也极为简单，或许能适配沙漠的特殊环境。这一提议很快得到认可，经过多方协调，空军司令部最终支援了塔里木石油三套钢板跑道。随后，建设者们顶着沙漠的烈日与风沙，日夜赶工，仅用45天便完成了首条钢板跑道的搭建。这条路或可算是人类通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早航道。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另一

处，展示着国内唯一的大型专业化沙漠运输车队。这支车队曾经穿越茫茫沙海，拉运着油气勘探开发所必需的物资，承担起修筑沙漠公路的重任，被称为“沙漠铁驼”。如今大部分车辆已经无法使用，但它们助力人类在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修筑成功了第一条沙漠公路。

走近车队，一辆辆巨型的沙漠车如列队的士兵般排列整齐，有的车轮上还带着宽大的履带。经过岁月和风霜剥蚀，有的车身已经斑驳，但那坚硬如铁的巨大车型，依然凛凛生威。

曾几何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骑着骆驼穿越这片死亡之海耗时数月，途中还时常面临断水断粮的生死危机；如今，随着沙漠公路的贯通，人们只需几小时就能抵达沙漠腹地。从骆驼代步到沙漠车穿行，从徒步跋涉到空中通航，人类征服这片荒漠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塔克拉玛干的漫长历史中，钢板跑道和“沙漠铁驼”或许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短暂的记忆，但它承载的，是人类战胜恶劣自然环境创造的奇迹，也是石油人突破困境的智慧与勇气。